

五百年來一大千

黃天才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五百年來一大千

黃天才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百年来一大千 / 黄天才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287-1

I. ①五… II. ①黄… III. ①张大千(1899~1983) —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3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五百年来一大千

黄天才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287-1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 48.00 元

上将于今数老张，飞扬世界不寻常；
龙兴大海凤鸣岗。
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
一池砚水太平洋。

——于右任·浣溪纱

寿张大千先生六十

如果“随俗”，这本书也许应该题名为“我所知道的张大千”，或“张大千与我”。只是，这样的书名，太平凡，也太托大，表达不出我对大千先生的认识、印象与敬意。思之再三，我把书名定为《五百年来一大千》。

大家都知道，“五百年来一大千”是六十多年前，徐悲鸿推许张大千绘画的一句话。可是，六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的了解中，张大千岂止在绘画上可称五百年来第一人而已！其他如对古书画的鉴赏辨识、对历代名家名迹的临摹仿造，以及对文物收藏的聚散处理、对身外财物生前死后的妥善安排等，都已做到来去分明，玉洁冰清。八十五载人生道上潇洒走一回而一尘不染，哪一样不足以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呢！

我生也晚，未能更早与大千先生结识，直到他离开大陆，寄迹海外之后，才有机会接近他。不过，我仍然十分珍惜这份迟来的福缘。有时，我甚至认为，宁可在他后半生浪迹海外的这段岁月里和他结缘，似乎比那些早年和他朝夕相处，而和他后半生却完全隔绝的人要幸运得多。因为大千先生的艺术生涯，如果从他弱冠之年算起，到他八十五岁逝世，长达六十五年；这六十五年，三十一年在大陆，三十四年在海外。我想，谁都会同意，大千先生在海外度过的后半生，无论是尘世生活或艺术生活，其丰富多彩，其光辉灿烂，会比前半生逊色么？

我是一名新闻记者，但从没有以记者身份访问过大千先生。我和先生相识于日本，相聚相处最多的时间也是在日本。我驻日本二十多年，而日本正是大千先生移居南美后每次东来所必游之地。大千先生在日本，不再是热门新闻人物，新闻记者不会来烦扰他，平时簇拥他的门生故旧也不在身边，他的行动自由多了，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

大千先生见多识广，记忆力强，风趣而健谈。每次相晤，无论是为他办事，或陪他闲坐聊天，或结伴出游，都有谈不完的话题，说不完的故事。后来，故友谢家孝兄有意将他原来所撰著的《张大千的世界》一书扩充为更完备的《张大千传》，经常托我就便代向大千先生探询某段故事或某次事件的细节详情，这就逼着我对大千先生的艺术生活做较深入的探究，增加了我和大千先生谈话的题材。

我曾奉劝家孝兄放弃写《张大千传》的念头，因为大千先生一生内涵太丰富了，不是一本传记可以包括得了的。我建议家孝兄就大千先生一生事迹中比较重要者，以专题做详细研究及记录，诸如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的前因后果、《大风堂名迹》的聚散沧桑、大千赝作古画的功过检讨，以及大千对中国古书画的鉴定功力等等，几乎每一个专题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家孝兄颇以为然，并提议我与他合作，我也言及我们二人可以分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尽量向大千先生探询第一手资料，等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看由谁执笔或如何执笔吧！此后，家孝兄行踪不定，而我又长居日本，我和他之间的联络也中断了。

及至大千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回台定居，家孝兄当时在香港，他曾专程来过台湾两三次，希望能对大千进行采访，以完成他对《张大千的世界》一书扩大为《张大千传》的夙愿。可是，听说他的采访进行得颇不顺利，一再受阻于大千身边的一些亲友，他只好做了一些间接采访，并广为搜集一些现成的资料，终于撰成了他准备多年的《张大千传》。但他书成之时，大千先生已过世多年了。更遗憾的是，家孝兄后来回到台北，在公共电视工作，还和我谈及为大千先生一生事迹做一部电视专题纪录片。据闻，已在开始制作，不幸未及完成就因心脏病发而猝逝

于工作台上。

今为大千先生百龄冥诞，先生的一些老朋友和好些位热爱大千艺术的企业界人士，为大千先生举办一次“张大千的世界——百年纪念大展”，大家力促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大千先生写一专书出版，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吧！

谨以此书献给大千先生及当年和我一起陪随大千先生同游同聚的故友们。

1998年于台湾

目录

CONTENTS

- | | |
|------------|-----|
| 一 张大千的日本情结 | 001 |
| 二 宇宙难容一大千 | 039 |
| 三 髯翁胸次有庐山 | 059 |
| 四 空余涕泪对梅丘 | 103 |
| 五 少年狡狴惹是非 | 127 |
| 六 且安笔砚写敦煌 | 155 |
| 七 大风堂名迹沧桑 | 185 |
| 八 几件名作的故事 | 211 |
| 九 恨不相逢未娶时 | 237 |
| 十 张大千自写尘埃貌 | 255 |
| 十一 张大千奇才异能 | 301 |



张大千的日本情结

初识经过
晨曦赏荷
东瀛红粉
对梅独钟
游览名胜
文物恩怨
购藏书画

朝鲜春红
国宝失落
重见宝物
富可敌国
装裱大师
国际闻名

初识经过

二十多年在东京从事新闻采访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或结识好些国际政经显要或各方名流及杰出人士。在这十分难得的人事结缘中，令我引为平生最大福缘的，是我有幸得以接近中国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一位是威震日本棋坛数十年，被日本人尊奉为“棋界天人”的吴清源；另一位是被中国艺术界推崇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张大千。

吴清源十三四岁就到日本，在日本侨居六十余年，平生志业也是在日本所缔建完成。我即长驻日本，自有很多机会与吴接近，加以他的入室弟子林海峰继承了他的衣钵，在日本棋坛大展雄风，海峰当年是中、日两国棋界锋头最健的新闻人物，吴清源遂亦成为我的重要采访对象，长年频繁接触，我与吴大师结缘是极



大千先生与徐雯波夫人同游日本“三景”之一——宫岛时摄影。

其自然的。

至于张大千，虽然久闻他的大名，但知他远居南美巴西，自是无从接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去日本之前的那些年里，张大千虽亦曾数度来台小游，但在那些短暂停留中，随时都有亲友门生们簇拥包围，陌生人哪有机会接近！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日本和大千先生结缘。记得在一九六二年春夏之交，我从台北到日本之后不久，一天，在“横滨领事馆”服务的丁策（经章）兄给我电话，说张大千先生到日本旅游，住在横滨，由京（东京）滨（横滨）一带的朋友们轮流陪伴他老人家出游，丁兄问我，在未来三五个月中，能否匀出一点时间，参与他们这个“陪游团”，每周轮流一两天去陪伴大千先生。丁兄在电话中特别说明，这是个“不情之请”，等于是征召“义工”；唯因京滨一带朋友，有的忙于上班，有的忙于做生意，匀不出多少空闲时间，只好多找些熟朋友共同分担一点，希望我能“见义勇为”。

丁经章此一“征召义工”的电话，真让我喜出望外。我原已听说张大千从香港到了日本；也曾一度起意，想去访问他。但想到他在台北被“包围”得密不透风的情形，我唯恐遭受闭门羹，遂打消了访问计划。真没想到居然会被“征召”去陪伴他老人家，天下果有这等求之不得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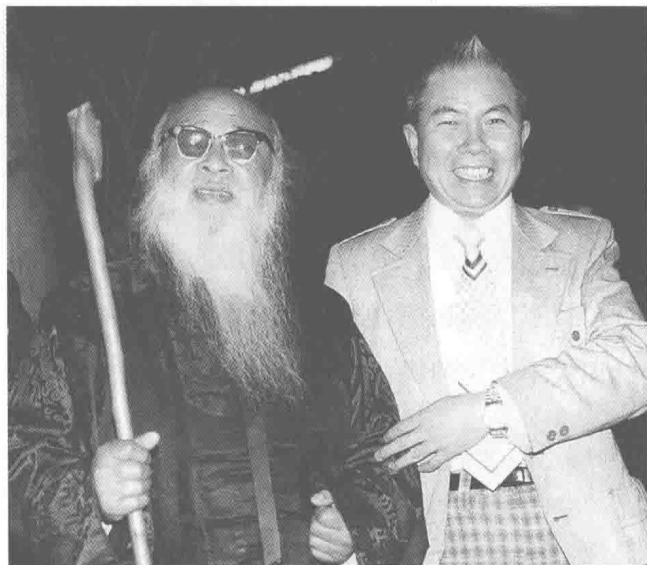
丁经章是日本通，日语文造诣精深，日本风土人情熟悉；最难得的是他中国古书也读得好，诗词文章在朋辈中首屈一指，是张大千旅游日本的最佳陪伴人选。经章兄原在横滨“总领事馆”服务，后来又调到东京“大使馆”，负责文书工作。他的这个工作身份，也使他成为张大千在日本的最佳联络人。最初，我因为自己刚到日本不久，日本话不行，日本情形也不熟悉，实在不够格做大千先生的“导游”，但因不愿失去这个结识大千先生的机会，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不料，在经过经章兄的引见，我随同活动“见习”几天之后，才发觉这是一桩不吃力却容易讨好的工作。

原来，大千先生和日本渊源甚深，早年十七八岁时就曾游学日本，在京都学染织；后因他对这门工艺技术缺乏兴趣，遂辍学回到上海，拜在曾农髯、清道人

门下学习书法，专心致志于书画艺术上求发展。及至他成了书画名家，又曾多次重游日本，与日本艺术界及收藏界都有相当频繁的往来。一九五〇年以后，他离开大陆，曾先后在香港等地，以及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国停驻。他每年都要到日本一游，短则三五星期，住旅社；长则三五个月，干脆赁屋居住。他到日本的主要目的不外采购书画用品、收购中国古书画、或赏花及游山玩水。因此，大千先生对日本是相当熟悉了解的，并不需要导游，丁经章兄及我们这一伙京滨友好，如乐恕人兄（《新闻天地》驻日代表）、卢冠群兄（《香港时报》驻日特派员）及庄禹灵兄（东京“四川饭店”店东之一）等，严格讲来，都只是“陪游”罢了。

记得我第一次陪游，是陪他老人家到东京上野公园的“不忍池”看荷花。当时我还在“见习”阶段，对大千先生及他这个“旅游团”的内情所知不多，以致吃了很大苦头，却并没有帮上多少忙。

当时，大千先生住在横滨近郊矶子海滨的“偕乐园”。这个高雅别致的“料亭”旅馆，值得特别介绍描述一番。最好的比喻，可以说这是一座红楼梦“大观园”



大千先生与作者合影于摩耶精舍庭园。

式的大旅馆，占地辽阔，园里是彼此隔离甚远的一幢幢日式传统木造宅院，各处植满各式四季花卉，最受大千先生欣赏的是园里的梅花。偕乐园中的宅院当然不及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或潇湘馆那般豪华，但偕乐园也有大观园所不能相及之处。它滨海设园，一望无涯的海洋远景，壮观姑且不说，单是那海上

日出日落的艳丽云彩，就令人百看不厌。大千先生是偕乐园的常客，有诗有画志其盛景。可惜的是这么精美高雅的园林旅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因为矶子海滨新生地的整体开发工程，竟被铲为平地了。

晨曦赏荷

再说那年时值初夏，某日中午，一伙人陪着大千先生一行，在横滨侨领李海天所经营的“重庆饭店”午餐。餐桌上，大千先生提及，正值荷花初放季节，打算次日到上野不忍池看荷花，不知哪一位有雅兴同游否？我见大千先生问了两次，都无人回应，遂自告奋勇说：“久闻上野不忍池荷花盛名，我还没有去看过，明天我奉陪。”

大千先生似乎很高兴有了同好的雅人，转头望着我说：

“哦，你还从未看过？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明天我到旅馆来接您几位，一道去？”我问。

“不必了，你住东京，何必再到横滨来。”大千先生说，“我们在不忍池边碰头好了。”

我想想也对，他们从偕乐园雇出租汽车直驶东京上野，不必我来接了。

“几点钟碰头呢？”我问。

“越早越好。”说着，大千先生看了看坐在身旁的张师母，似乎征求张师母的意见，张师母未答话，大千先生接着说：“现在天亮得早，五点钟前后吧！”

我吓了一跳，怀疑我听错了话，急声问道：“早上五点钟？看荷花？”

“对呀！赏荷一定要天亮以前，露水没有干，还可以闻到荷香。”大千先生似乎很奇怪我连赏荷的最佳时刻都不知道。

我看看同桌诸人，大家都默不出声。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好，明天早上五

点，我一定到！”

第二天，天未亮我就起身，摸黑赶到东京市区环城火车“山手线”车站搭车，五点钟不到，就到了上野。我急步赶到不忍池畔，晨光曦微中，大千先生夫妇和那位几乎寸步不离他们身旁的日本小姐，已经在默默欣赏绽放的荷花，并静静享受那幽幽荷香了。对我来说，第一次“陪游”，就无异上了一课：学会了看荷花应在天亮以前，露水未干的时候。

这一次陪游，也让我领略到了大千先生多彩多姿生活的另一面。原来，在此之前十年左右，大千先生曾在不忍池附近住过一阵子，一度曾是凌晨到池畔赏荷的常客。据说，那位和我们一起赶早到池边赏花的日本小姐，也是当年他住在这附近的时候，和他订下这份不了情缘的。

想当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千离开大陆移居海外的时候，日本也曾是他考虑过的定居地之一，他曾数度亲自到日本了解情况。就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多次访日旅游中，一次，大千计划做稍长时间的逗留，所以未住旅社，而由他所熟悉的一家专卖画具颜料的店家“喜屋”，在二楼为他布置安排了住处。“喜屋”位于东京上野公园附近，不忍池就在旁边。“喜屋”老板更为大千先生延雇了两位日本小姐来伺候起居。这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山田（日语念作“雅玛达”）女士，面貌姣好，聪明伶俐，颇得大千欢心，相处一段时日之后，两情相悦，她就成了大千先生在日本的红粉知己。大千和山田的相好关系，一直维持了多年。我初识大千先生时所见的那位跟随在大千夫妇身旁的日本佳丽，就是这位山田小姐。

东瀛红粉

大千这个多情种子和山田小姐“定情”之初，想必十分喜悦惬意，心情既好，



一九五五年，在日本东京壶中居的张大千展览会中，大千先生、山田小姐与大千老友王之一先生。

画兴亦高。这期间，他画过一本册页，寄给在台北的老友台静农，册页的最后一幅，画的就是山田的情影，明眉皓齿，楚楚动人。应是大千的一件得意作品。大千和山田的这一段“情史”，不是秘密；大千的朋友们都知道，张师母徐雯波也知道。我因参加大千“陪游团”较迟，所以直到初次“陪游”不忍池赏荷花时，才发觉这位日本小姐的身份有点奇怪，不像是女侍，不像是门生，更不像是情妇（因为每次都和张师母同游）。那么，她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身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向丁经章探询，丁兄详细告诉我原委后，并说：“那天大千先生忽然提出要去不忍池看荷花，我们推想是由于雅玛达的怂恿，必须半夜就起床，所以我们无人响应。原以为会让大千先生打消提议的，没想到你却自告奋勇要陪去，

结果累得自己起了一个大早。不过，也好，不忍池的荷花的确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凌晨去闻荷香，要不是大千先生‘邀’你，你一辈子也不会半夜起床去不忍池看荷花吧！”

丁经章把山田的身份和她与大千先生的关系告诉我之后，曾嘱咐了一句：“知道就好了，不必大惊小怪。”只是，就我从旁观察，大千夫妇和山田之间的关系，实在微妙万分。大千和山田的关系似乎一直维持了好些年，但这些年来，山田并无名分，也从未跟大千一起去过外国。大千不在日本的时候，她就回娘家去过日子；大千每到日本，她就一定来陪侍，即使大千是由张师母陪来同游，山田仍是一样跟来陪侍。大千此次住在偕乐园，他们三人就共住在同一幢宅院里。据说，张师母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赶”出她的卧室，逼着大千夜里去陪伴山田。

山田也不失为一位十分有“性格”而精明干练的女子。她虽然身份不明，却是大大方方地跟在大千身边照应一切。她很富幽默感。（如果没有一点幽默感，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记得，我认识她后不久，一次，跟她谈到我的日本话和她的中国话，我夸说她的中国话比我的日本话高明，她连声否认说：“不，不，听说你的日本话是在长沼日语中心学的，是正规的日本话，我说的却是大风堂的中国话呀！”

大千初离大陆，投荒南美洲的那十多年间，日本是他每年必游之地。山田在日本照顾大千的生活起居，并帮忙料理大千在日本的一般杂务等，甚获大千的欢心及信赖。大千每次东来，多以日本为“行营”，再到台湾、香港等地走走。

在日本逗留的时间，短则三两星期，长则经月半载。短期则住日式高级旅馆，东京上野的帆台庄、横滨矶子的偕乐园，都是他喜爱的落脚处；较长期逗留时，则干脆租屋住下来。东京新宿区下落合的一座独门独院大宅，大千就曾租下来住过好些时候。大千每次到日本，不论徐雯波师母是否同来，山田是必然赶来陪侍的。

大千一直和她保持关系，大千不在日本时，也经常给她汇寄生活费来。直到后来听说山田应大陆某艺文社团的邀请去大陆访问，大千担心她会借名招摇，才

和她断绝了联络。

大千在艺文界的老友，当年曾到过日本的，如溥心畬、黄君璧、张目寒、庄严、董作宾等，都曾和山田见过面。记忆中，似乎只有台静农未去过日本。因此，大千一九五四年夏间在东京绘赠台老那本册页的最后一页，就是山田的画像，大千并题记：“画成，既题署，侍儿谓尚余一页，兴已阑，手亦倦，无暇构思，即对影为此，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当时，同在台北的溥心畬听说大千寄来册页，遂向台老索观。台老将册页带去，溥心老逐页翻阅，边看边赞赏，翻到最后空页，未待台老相请，溥老拿起笔来就题：“凝阴覆合，云行雨施，神龙隐见，不知为龙抑为云也？东坡泛舟赤壁，赋水之月，不知其为水月，为东坡也。大千诗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与诗，是耶？非耶？谁得而知之耶？”

山田小女子，得“南张”为之画像，“北溥”为之题识，复得一代文豪妥为珍藏，旷世机缘，还有更甚于此的吗？是耶？非耶？小女子得而知之耶？

对梅独钟

前面说过，赏花及游山玩水是大千访游日本的主要目的之一，从我与他初识即陪伴他到东京上野不忍池赏荷之行开始，以后每次他到东京，我们都免不了要陪他四处赏花。日本虽是岛国，幅员不大，但在气候上却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大千先生赏花的种类很广，常年四季，他随时来，都有花可赏，初春的梅，盛夏的荷、海棠，冬天的水仙、早梅等，这些常见于他的画幅或诗词之中的花卉，都是他不惜从千里迢迢的南北美洲专程来日本求取赏心悦目之乐的对象。几次伴游之后，我很惊讶地发觉，大千先生对于各种花卉的最佳赏花处所了如指掌，如不忍池的荷花最好，贤崇寺的红梅最艳，某处的几株紫藤花串垂长三尺有余，某处